# 绝代枭雄

元宵佳节之夜，开封古城热闹非常，到处是火树银花，真个是金吾不禁。

大街小巷，家家门前扎缚灯棚，赛悬灯火，照耀如同白昼。正是楼阁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人看人，真不愧为

中州第一大城！

开封城秋府同样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秋老爷名讳恒字忠长，本是当朝谏议大夫，因不满阉党横行，辞官还

乡，享天伦之乐。下有二子，长子秋云，次子秋雷，是孪生兄弟，兄弟俩都是聪明伶俐，惹人喜爱，今年都是九岁，

两兄弟站在一起有时连父母都认不出来，更不要说别人了。秋氏夫妇爱此二子如掌上明珠，呵护有加，凡有所求，

无有不准。

秋老爷为人正直，得罪了不少权贵。当今天子明嘉宗荒淫无道，宠信阉党魏忠贤，自己躲在后宫寻欢作乐，朝

政尽废。魏忠贤大权在握，残害忠良，荼毒百姓，自号「九千岁」，在各地大造自己的生祠。秋恒不畏权势，在朝

堂之上参了阉党一本，痛陈阉党残害良民，不法横行。魏忠贤恨秋恒深入骨髓，屡欲加害，奈何秋恒甚得天子器重，

一时无法下手。秋恒看朝政每日愈下，心灰意冷之下，遂辞官还乡。

还乡三月馀，元宵期至，秋恒大摆宴席，遍请乡邻，当夜秋府欢声笑语，是夜尽醉而归。

三更，开封城外马蹄骤响，一队人马进城，马上众人皆是彪形大汉，腰系长刀，黑衣皂帽，个个凶神恶煞，共

有二十馀人。这些人默不作声，进城后直奔秋府方向，来到秋府四周后翻身下马，在左近的胡同小巷里隐藏起来，

显是有所等待。又过了一个时辰，又有几匹马奔驰而来，一马当先者身穿红袍，脚登快靴，帽子正中着一块美玉，

瓜子脸，鹰钩鼻子绿豆眼，脸上一根胡子也无，显是个太监。这家伙下马后，一个黑衣大汉走上前来，低声问道：

「李公公，弟兄们都到齐了，动手吗？」

李公公冷笑了声：「一个也别放过，九千岁吩咐过，要斩草除根，鸡犬不留！」

黑衣大汉点点头，回头一招手，几个大汉马上从阴暗处拉出一个人来，这人青衣小帽，显是个奴仆，几个大汉

说：「大哥，我们把秋家的扫地奴仆张三抓来了，你问他吧。」

大汉狞笑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张三惊恐道：「不知道，小的是个下人，请各位大爷饶了我这条小命，我家还有七十岁老母无人奉养。」

「去你妈的！」另一位仁兄显然脾气不怎么好，劈手就是一个耳光，「胆敢跟老子扯淡，我宰了你！」黑衣大

汉伸手制止了他，用明显伪善的神情安慰张三，「放心吧，我们不会杀你，但你得帮我一个忙。我是「小夜神」孙

虎，你总听说过吧？」「小夜神」孙虎，横行河南河北的惯匪，心狠手辣，采花劫财，无恶不作，后惹怒武林侠义

道，少林寺派出四名空字辈高手捉拿他，他才害怕起来，销声匿迹了几年，谁想他竟然投奔了东厂。

张三结结巴巴地说：「不知孙大侠有何吩咐？」

「很简单，把秋家的门叫开，放我们进去，否则打草惊蛇，跑了一两个就不好了。」

张三无奈，得从命。这伙人溜进秋府，见人就杀，连奴仆也不放过。秋恒正和夫人在大厅对饮，忽闻窗外惨叫

之声不绝于耳，秋恒心中大惊，正要出外查看，忽然大门被人踢开，一帮大汉手拎血淋淋的长刀蜂拥而入，为首者

正是孙虎。

秋恒怒道：「来者何人？！杀人放火，就不怕王法吗？」

孙虎恶狠狠道：「姓秋的，你死到临头，还在嘴硬，魏大人吩咐了，让我们带你的人头回去，我也能升官发财。」

秋恒心知不妙，回头对夫人道：「你快带云儿，雷儿走，我来应付他们。」

夫人还未答话，一个大汉扑过来，手起刀落，可怜夫人不会武功，顿时惨死刀下，鲜血四溅，尸横就地。秋恒

怒火万丈，抽出宝剑欲为夫人报仇，奈何武艺不精，寡不敌众，亦惨死刀下。孙虎割下秋恒首级，对手下说：「那

两个小的，别让跑了，斩草要除根……」

秋云、秋雷在后院听见杀声四起，正不明原由，忽见家人秋枫跑来，「两位公子快跑，东厂狗贼杀了老爷夫人，

还要加害你们，说要斩草除根。」

秋云、秋雷闻听父母双亡，放声大哭。这时孙虎等恶贼亦赶到后院，孙虎狞笑道：「两个小杂种，见你们爹娘

去吧。」

说罢抡刀就剁，「嗖」黑夜中一物飞来，正中刀柄，孙虎虎口震裂，长刀脱手。孙虎大骇，不知何方高人出手，

正惊异间，忽听屋顶一声长笑：「大师，我们下去吧。」众人不约而同抬起头来，见一僧一书生，从空中冉冉落下，

显是武功奇高。

孙虎硬起头皮：「两位高姓大名？」白衣书生冷冷地瞟了他一眼：」秋大人是你杀的？」孙虎陪笑道：「小的

也是奉命从事，迫不得……」话还未完，寒光一闪，孙虎人头飞出丈八开外，血雾漫天。其他爪牙呆了半响，如梦

方醒，发声喊，四散奔逃，白衣书生身形幻化，手持短剑追杀众人，杀人更不用第二招，群贼不管如何逃避，总躲

不开他的一剑。一杯茶功夫，群贼悉数被歼。黄袍老僧长叹一声：「施主杀孽未免太重，恐伤阳寿。」白衣书生恨

恨道：「恨我得到消息迟了一步，未能救秋大人一命。悠悠苍天，竟如此不佑善人。」老僧道：「可怜这两个孩子，

父母双亡，阉党又要斩草除根。唯今之计，有你我二人分别抚养此二子，也算对秋氏夫妇有个交待。」书生道：「

大师所言极是，那我照顾秋雷吧。」老僧合什道：「多谢施主，那我照看秋云，十年后，待此二子艺成，再让他们

骨肉相聚。」两人说罢，分别抱起一人，相别而去。晚风吹来，远处酒楼的萧声微不可闻，似是呜咽之声。

……十年后……第二章同根不同心一阵轻柔婉转的歌声，飘在烟水蒙蒙的湖面上。歌声发自一艘小船之中，船

里两个少女和歌嘻笑，荡舟采莲。时当大明崇祯年间，地处嘉兴南湖。节近中秋，荷叶渐残，莲肉饱实。这一阵歌

声传入湖边一个青年男子耳中。他在一排柳树下悄立已久，心潮起伏，难以平静。见他十八九岁年纪，浓眉大眼，

目若朗星，鼻如玉柱，刚毅的脸上显出期待的神情，显是在等什么人。

又过了一个时辰，马蹄声响，青年男子脸上露出大喜的神情，急忙迎了上去。见一匹黄骠马飞驰而来，马上一

位少年，面目俊秀，衣着华丽，少年勒住马，跳下马背。两人四目相投，心有相通，齐声叫道：「大哥！」「二弟！」

兄弟相见，悲喜交集。这二人，正是秋云，秋雷兄弟俩了。十年前，秋家遭遇灭门惨祸，幸遇武林高手相救，兄弟

俩才幸免于难。出手救人的是终南狂客崔真，灵隐寺高僧了然。事后，秋雷拜终南狂客崔真为师，秋云拜了然为师，

各学了一套惊人的功夫。十年后，兄弟终于重会。

兄弟俩互诉衷肠之际，远处脚步嘈杂，但落地甚轻，显是有数个武林高手正往此地而来。秋云皱了皱眉头，说

：「雷弟，我们还是回避一下，免惹是非。」秋雷大笑：「大哥胆子也忒小了，怎么在江湖上成名立万儿？！」正

说之间，听得有人阴恻恻地说：「小辈，如此狂妄，既知我们兄弟来了，还敢口出狂言！」话音未落，见八个奇丑

无比的残废人现身而出，围住二人。秋雷大笑：「就你们几个老残废，也敢出来现世？好！我就给你们点儿教训。」

说罢，身影晃动，使出师门绝学：「云罗轻烟掌」，秋云急叫：「二弟手下留情！」见秋雷掌影晃动，如飞雪飘絮，

霎那间已将八人震出丈外，秋雷不依不饶，还要追击，忽听得远处有人大叫：」兄台手下留情！」秋雷这才住手，

回过身来，见远处走来一人，青衣长袍，儒雅文秀，甚是英俊，这人一抱拳：「在下荀秀山，这八人是我的家奴，

兄台武功如此高强，不必和他们见识，愿求兄台高姓大名。」秋雷傲然道：「在下秋雷，终南狂客门下。」荀秀山

欣然道：「原来是崔前辈门下，不打不相识，咱们一定要交个朋友。来，秋兄见见舍弟的家人。」荀秀山一招手，

远处八个白衣丫鬟抬着一顶小轿缓缓走来，后面还跟着两个年轻女子。荀秀山向秋云，秋雷兄弟俩引见：「轿中女

子乃是在下刚过门的妻子，后面跟着的是舍妹如烟，丫鬟晓红。」秋云、秋雷兄弟俩上前行礼：「拜见荀夫人，荀

小姐。」见轿一开，走出一白衣少妇，见她艳丽秀美，雪肤滑嫩，柔若无骨，黑眸清澄如同秋水，樱唇红润，惹人

垂涎，柳腰纤细，一头柔细秀发，衬着如花般的脸颊，秀丽妩媚，露着醉人的模样。

再看身后的荀小姐，约莫十七、八岁年纪，生个是一张小家碧玉的端丽面孔，皮肤雪白光润，身裁婀娜多姿，

尤其是那一对灵动的大眼睛眨呀眨着，展露出无比娇媚的神情。这女孩好奇地看着秋氏兄弟，显是对这兄弟俩甚有

好感。

秋云拜见完毕，一言不发，他对荀氏兄妹并无好感，荀秀山为人亦正亦邪，名列四邪之首，作过不少杀人劫财

的勾当，但偏偏他武功甚高，正派中人对他无可奈何。秋云对这种人实在不想深交。秋雷则对荀秀山甚是亲热，问

长问短，并对荀如烟大吹自己的江湖豪事。但荀如烟对他所言之事显然不感爱好，一边敷衍，一边不时用明眸扫视

秋云。

众人走到一个路口，荀秀山问道：「不知两位兄台要去往何处？」秋云还未回答，秋雷抢着说：「我兄弟俩并

无杂事在身，就跟荀兄共叙几日何妨？」荀秀山大喜：「舍弟求之不得。」秋云道：「贤弟，我们刚刚相聚，还未

能拜见师尊，怎好叨扰荀先生！」秋雷不耐烦地说：「你要走就先走吧。」秋云劝告再三，奈何秋雷不听，好道：

「雷弟，江湖人心险恶，你自己保重。愿你洁身自好，做个好人。」说罢兄弟二人泪而别。

荀秀山待秋云走后，对秋雷道：「你这个大哥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秋雷道：「唉！大哥跟着一个老和尚，整

天拜佛念经，怎会有出息。在江湖要扬名立万，一定要心狠手辣，武功高强。」荀秀山兴奋地一拍大腿：」贤弟此

言深合我心，你我一见如故，我愿与你结为兄弟，不知你意下如何？」秋雷喜道：「既是荀兄抬爱，小弟岂有不愿

之理！」于是两人在路边撮土为香，结为异姓兄弟，秋雷年少为弟，荀秀山为兄。可怜一个忠良之后，在邪路上越

陷越深，却茫然不知。

秋雷和荀秀山结拜之后，又亲热了几分，荀秀山将江湖种种奇闻轶事一一说与秋雷。原来此时朝政腐败，流寇

横行，天下已是大乱。魏忠贤虽已伏诛，但崇祯还是宠信阉党，残害忠良。江湖上更是险象环生，仇杀不断。此时

武林中最有名气的高手依次为「二僧」、「三狂」、「四邪」、「五道」、另外还有四大世家：「开封吕家」、「

金陵赵家」、「洛阳王家」、「成都唐家」。荀秀山正是「四邪」之首，为人狡诈多智，武功高强。

荀秀山和秋雷边走边聊，荀秀山对秋雷道：「贤弟，你我既为兄弟，我就不瞒你了。我这次要往华山一行，八

月十五群雄会聚华山青风观，推选武林盟主，胜者还可得至宝「小还丹」三枚，据说此丹服之可长一甲子功力，愚

兄心仪已久，贤弟武功惊人，要能助为兄一臂之力，你我可共享此丹。秋雷大喜：「大哥此言当真吗？」荀秀山道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事不宜迟，咱们即刻动身。」一行人欣然上路。

当夜，众人来到一个小镇歇脚，住在「凤来老店」。秋雷在店中睡到中夜，忽听「啪」，「啪」声响，有人敲

击窗格，秋雷翻身而起：「是大哥吗？」听得窗外一个阴恻恻的声音道：「是你家道爷。小子，出来，我有话与你。」

秋雷艺高胆大，越出窗外，见月光下一个道人站在院中，身穿大红八卦道袍，手持拂尘，山羊胡子三角眼，相貌猥

琐。秋雷还未答话，道人低声说：「此处人多眼杂，随我来。」说罢转身向东而去。秋雷好奇心起，展开轻功跟在

其后。

道人将秋雷带到一处乱坟岗，止住脚，回头道：「你可知我是谁？」秋雷摇头：「不知。」「贫道全真玉真子。」

秋雷大惊：「你就是淫魔玉真子。」玉真子，全真弃徒，好色如命，糟践良家女子无数，但武功甚高。玉真子哈哈

一笑：「施主不必慌张，贫道乃是有求而来。」秋雷冷笑：「你武功高强，有什么事何必求我。」玉真子笑道：「

你以为荀秀山真把你当兄弟，他想利用你得到「小还丹」，再杀你独吞。我与他相识多年，他的为人我最清楚不过。」

秋雷踌躇道：「那依道长所见……」玉真子道：「贫道最好女色，对什么「小还丹」不放在心上。我愿助你独得「

小还丹」，但你也得帮我一个忙。」秋雷大喜：「道长但说无妨。」「好！爽快。我对吕家小丫头吕银凤垂涎已久，

但这小妮子武功既高，轻功更加了得，更兼人又机伶无比，一见贫道便远远避开，我根本无法近身。这小姑娘乃是

人间绝色，我就是性命不要，也要一亲芳泽。」秋雷嗫嚅道：「道长的意思是……」玉真子咬牙道：」我这里有本

门秘药「销魂香」，无色无味，中人立倒。我听说这小丫头对「小还丹」也甚感爱好，近日她必至华山四周。我与

你一瓶「销魂香」，你口含解药，寻找时机。你年少英俊，她必不提防，待她靠近，你就施放「销魂香」。事成之

后，我定信守诺言，还要重重报答你。」秋雷犹豫再三，终于拿定主意：「好，一言为定！」玉真子大喜：「秋施

主真乃大丈夫，当机立断。」于是玉真子将「销魂香」交给秋雷，两人又密谋良久，相别而去。却说秋雷返回客店，

已是三更时分。他本想回屋就寝，忽见荀秀山屋里灯火明亮，秋雷心中蹊跷，遂展开轻功提纵术跃上屋顶，用「倒

挂金钟」向屋里望去：见荀秀山和那八个残废怪人正在商议什么。听一残废人问道：「主人真要将「小还丹」分与

那姓秋的小子吗？」荀秀山冷笑：「自然不会，但秋雷武功甚高，有他相助，咱们成功的机会大些。事成之后，咱

们趁其不备，将他宰了就是。」秋雷耳目甚灵，这些话听了个清清楚楚。他心中大怒，就要进屋动手，但转念一想，

哼哼冷笑：「姓荀的，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秋雷跃下屋脊，向客店后院而去……秋雷进入后院，来到荀如

烟的客房，轻敲房门：「荀姑娘，荀大哥有事让我通禀于你。」原来秋雷对如烟一直垂涎不已，眼下他已决定与荀

秀山破脸，遂起意对如烟欲行不轨。如烟为人甚是机警，秋雷对她纠缠不休，她早就厌烦于他。她本不欲开门，但

秋雷声音急促，似乎确有事发生。无奈之下，她让丫鬟晓红开门，放他进来。秋雷一进屋，出手如电，点了晓红的

昏睡穴。如烟大惊：「你想怎样？」秋雷淫笑：「小美人，我对你朝思暮想，今晚我一定要得到你。」如烟心知不

妙，欲待呼救，秋雷上前，点中她身上软麻穴和哑穴，如烟瘫软于地。秋雷关好房门，抱起如烟，自得洋洋地向床

走去。秋雷将如烟放在床上，仔仔细细地端详于她。见她：美艳绝伦的粉脸，白里透红，微翘的红唇似樱桃，肌肤

雪白细嫩赛霜雪，乳房坚挺柔嫩，柳腰纤细，玉手如葱，处子幽香阵阵袭来，秋雷再也忍耐不住，脱去如烟的外衣，

见如烟穿了件白色纱稠内衣，隐隐约约可见杏黄色的肚兜。秋雷俯下身去，用嘴轻吻如烟芳颊，秀颈，同时手也不

闲着，在如烟身上四处游移。如烟又恨又羞又怕，奈何动弹不得，能听任他为所欲为。

秋雷摸索了一阵，似乎觉得障碍太多，遂脱去如烟内衣，肚兜，将如烟变成赤裸裸的白羊一般。秋雷仔细欣赏

如烟玉体：白里透红的脸蛋，当真明艳动人；柳眉微蹙，湿漉漉的朱唇不时吐气如兰，身裁更是苗条娉婷，雪白的

皮肤光滑柔嫩，腰枝柔软纤细，双腿修长挺直；一对丰满高耸的乳房绷得紧紧的，两颗晕红娇嫩的乳头毕览无遗，

下体一处乌黑丰满的草丛地带，散发出迷人的妩媚气息……，白晰的如同羊脂美玉雕塑而成的雪白大腿，与肉缝鲜

红充血的湿润阴唇相映照，配合着肉缝外围的亮黑阴毛，此种美影看得秋雷淫火万丈，再也克制不住，低下头来，

用嘴含着如烟的樱头般的乳头，吸吮起来。右手则翻山越岭，从如烟美丽滑润的背部摸起，直摸到美臀，然后又用

力揉搓起来。

他左手也不闲着，不规矩地伸进如烟姑娘两腿之间。如烟如遭雷击，全身瘫软，美目流出两行清泪。秋雷爱怜

之心大起，安慰道：「妹子何必如此！我一定会让你欲仙欲死。」说罢凑上嘴去，用舌头挑开如烟樱唇，将舌头伸

进去吸吮她的丁香小舌。如烟双目紧闭，竭力不让他的舌头吸吮自己香舌，但空间有限，又怎能躲开，不久秋雷的

舌头紧紧缠上如烟香舌，品嚐起来。如烟满面通红，偏偏动弹不得。秋雷的左手这时也没闲着，沿着香脐滑到了股

沟间，如烟眼神里流露出一丝绝望之情，喉间发出了请求的哼声。但秋雷情欲高涨，已是欲罢不能了。

秋雷左手在如烟秘部抚摩良久，又伸出中指直插花蕊。如烟浑身剧震，玉体微颤，粉脸羞得通红，一双玉腿夹

又不是，合又不是。秋雷可不管她的感受，觉得中指被她暖和湿润的肉壁夹得舒适之极，于是好一阵紧抽慢插，把

如烟搞得气喘吁吁，下体淫水溢出。秋雷将脸移到如烟下体，刚看了一眼，差点将口水也流了出来。见浓密的阴毛，

均匀的分布在阴门四周，粉红色的两片秘唇，半开半合，玉珠若隐若现，淫水泛滥。秋雷禁不住将嘴凑上，半吸半

舔，一时竟然咂咂有声。

如烟显然未经人事，经此挑逗，已是神智混乱，春情萌动了。见如烟娇吟婉转，粉面含春，星眼朦胧欲醉。秋

雷知她已然动情，遂飞快脱光身上衣服，露出自己雄壮硕大的阳物。秋雷将自己的阳物凑到如烟的嘴边，如烟似忽

然从绮梦中惊醒，眼中露出惧怕之极的神色，竭力挣扎。秋雷怎肯放过这到手的美女，用手托住如烟下颚，强将阳

物送入如烟的樱桃小口。如烟出身武林豪门，乃是千金小姐脾气，怎受过这种羞辱，不由得泪流满面。但在秋雷看

来，却是梨花带雨，分外娇艳，不由得淫兴倍增，于是动腰摆臀，竟把樱唇当成了秘洞，抽插起来。过了片刻，秋

雷觉樱口暖和湿润，香舌更时不时缠绕龟头，一不留神，竟差一点儿泄了出来。秋雷遂将阳物拔出，见上面沾满了

如烟的唾液，秋雷自得忘形，放声大笑。

秋雷搂住如烟纤腰，将其平放床上，分开她雪白健美的大腿，将龟头抵在如烟阴唇洞口，如烟已是神智模糊，

能任其所为。秋雷挺腰，将龟头冲开秘唇，缓缓推进。如烟哀叫连连，满脸痛苦之色。秋雷觉下身火热，如坠入云

中，柔软暖和之极，而对方的柔肉紧紧缠绕着自己的肉棒，竟无一分间隙。秋雷再也忍耐不住，将臀部猛地向下一

沉，听得如烟一声惨叫，玉齿紧咬下唇，脸上神情伤心之极，显然处女之身已让秋雷所破。

秋雷乘胜前进，将肉棒深深地插入如烟的花蕊，每一次抽插，他硕大的龟头都会刮到如烟的处女膜，给如烟带

来难忍的疼痛。他越插越快，动作也越来越猛，如烟哀声不断，眼中满是求恳之色。秋雷又插了几十下，觉一股热

气从丹田冲到下身，急忙将臀部使劲一顶，将肉棒深深送入如烟体内，接着一泄如注，把阳精全部倾泻在如烟子宫

内……天色拂晓，秋雷穿好衣服，翻墙而去。

天光大亮，客店里传出荀秀山愤怒的喊叫：「姓秋的，我就是走便天边海角，也要将你千刀万剐，你等着吧！」

第三章佳人落虎口夜黑如墨，华山脚下官道出现一黑衣少年，这人二十上下，浓眉大眼，甚是英俊，但眉眼间却掩

不住一股淫邪之气，此人正是秋雷。

他玷污了荀如烟后，想起和老道玉真子的约定，遂连夜兼程，赶赴华山。

眼下他已至华山脚下，离八月十五之期尚有两天，他看了一眼天上的明月，自言自语：「宝物要，美人我也要

……」他一边胡思乱想，一边赶路，忽听松林中一声长笑：「秋施主果然信义过人，不负贫道这一番心血。」话音

未落，只见月光下林中走出一人，身穿八卦道袍，山羊胡子三角眼，脸上气色阴晴不定，正是玉真子。老道客套两

句后，急不可耐说上正题：「贫道听说那吕银凤这两天已到了华山，施主可曾见否？」秋雷摇摇头：「在下也是刚

刚到华山，还未能见到那女子。」他接着安慰老道：」道长休急，离八月十五尚有两天，那女子既然已至华山，我

必能让道长如愿以偿。」老道有些心虚地说：「我虽发下毒誓，粉身碎骨也要得到那小美人，但开封吕家艺高业大，

吕浩天更有「天下第一剑」之称，这事要是传出去，天下虽大，无你我容身之所！」秋雷不屑地哼了一声：「吕老

匹夫何足惧哉！只要我得到「小还丹」，老贼休想接下我的「奔雷三剑」，在下打发他上路。」老道心中暗骂这小

子狂妄，但还是满脸堆笑：「老弟台武功过人，贫道佩服得紧。」两人鬼鬼祟祟正在嘀咕，忽听四周草丛里有人冷

笑：「吕大侠武功盖世，岂会输在你们两个淫贼手里？！」秋雷大怒：「狗贼可恶！敢偷听我们说话，滚出来！小

爷送你归西。」只见草丛里走出两人，借着月光可看清是一男一女。两人都是二十五六岁上下，男的眉清目秀，气

度不凡，儒士妆扮；女的清雅秀美，粉脸桃腮，美目流盼，穿一身紫缎劲装。老道气结地叫：「快剑赵志平，紫衣

仙子许雪云……」赵志平冷冷一笑：「阁下就是淫魔玉真子！？你在南京作案九起，先奸后杀人神共愤，在下今日

特为取你狗命而来，拔剑罢！」许雪云娇声道：「平哥，这小子杀是不杀？」赵志平沉声道：「除恶务尽，这两人

鬼鬼祟祟都不是好东西，一发斩草除根。」秋雷心头火起，拔剑叫道：「咱们兵刃上见真章，你们两口子齐上罢。」

赵志平傲然拔剑：「阁下有多少手段尽可使出，我接着就是……」说罢两人身影分合，斗在一起。

秋雷剑招狂野，「奔雷三剑」威力奇大，赵志平额头见汗，步步后退，显然高下已分。那边老道则狼狈万分，

被许雪云逼得绕树而逃，老道游斗术是高明，许雪云一时也真无可奈何。秋雷狂笑：「阁下也不过如此，你认命啦！」

一招「力劈华山」，当头砍下，赵志平奋力右闪，躲过剑锋，秋雷反手使出「横扫千军」，剑光如电，直刺赵志平

小腹，赵志平缩腹拧腰，回剑拦阻，秋雷剑招未曾用老，变刺为劈，赵志平再也躲闪不过，一剑正中前心，血光迸

溅，赵志平惨叫一声，倒地而殁。紫衣仙子正把老道逼得手忙脚乱，忽听身后丈夫惨叫，心中惊骇已极，转过身来，

见丈夫已经惨死于秋雷剑下。许雪云悲愤莫名，尖声嘶叫：「恶贼，还我丈夫命来！」恶狠狠地扑上，要和秋雷拚

命。秋雷狞笑：「小贱妇，你老公自不量力，自己找死！你还是跟了我吧，我会让你比以前快活十倍……」许雪云

紧咬银牙，招招都是同归于尽的打法，一时也把秋雷闹了个手忙脚乱。

却说老道眼见秋雷势危，许雪云对他又不加提防，遂蹑手蹑脚绕到其背后，施放「销魂香」，这药粉无色无味，

中人立倒，最是厉害不过。许雪云正在步步紧逼，忽觉头晕目眩，手脚酥软，再也支持不住，向后便倒。老道欣喜

若狂，不等美人倒地，上前一把抄在怀里，狂笑道：「没想到紫衣仙子美艳冠于江湖，今天落在我的手里，老道真

是艳福齐天。哈哈！呵呵……」他起色眼，仔细打量怀中的美女，只见许雪云如海棠春睡一般，娇媚的面庞鲜嫩欲

滴，凤目紧闭，瑶鼻俏丽，樱桃小嘴湿润丰美，肌肤白嫩如凝脂，浓香扑鼻；身段婀娜多姿，体态苗条健美，一对

勾魂夺魄的美乳，傲然挺立。这一幅美景，只看得老道色眼发直，一股热气直冲丹田下身，小弟弟也蠢蠢欲动。他

再也忍耐不住，回头向秋雷叫道：「秋施主，贫道少陪了！」说罢抱着许雪云就跑，秋雷疲惫不堪，也懒得理会，

就地运气休憩。老道抱着许雪云，找到一片空地，将她放在地上，迫不急待褪去她外衣，左手去解她下裳衣带，右

手在罗衣下狂暴地探入，摸索她神圣的禁地。片刻之间，他已将许雪云罗衣褪尽，玉体横陈。老道左手紧握许雪云

一个高耸丰满的玉乳，右手则在她的花瓣又拨又挑，极尽挑逗之能事。许雪云在昏迷中发出一声醉人嘤唔，用她娇

柔欲融的喉音叫道：「志平哥，不……不要……」老道淫笑，低下头在她脸上狂吻一通，把臭嘴凑到她耳边道：」

别急，你志平哥马上叫你欲死欲仙。」老道淫性大发，双手贪婪地在许雪云光泽白嫩，凹凸有致的胴体上一寸寸地

摩挲，细细地欣赏；他的臭嘴，也移到她的樱桃小嘴上，用舌头把她的小嘴顶开，吸出她的小舌头慢慢品嚐。

许雪云在昏迷中只当是丈夫在和自己温存，不但没有拒绝，反而情欲高涨，她左手搂抱住老道的脖子，热烈地

回吻他，使劲吸吮对方的舌头；同时右手伸向老道的下身，用纤纤玉手握住老道的命根子，揉搓起来。这一来，老

道爽到了极点！他低吼一声，搂紧许雪云那凝滑的柳腰，将嘴从许雪云的香唇上移开，沿着她漂亮的面庞一路向下

吻去，在颀长秀美的脖子逗留片刻后，继续向下部移动，当他的吻来到许雪云雪白嫩滑的胸部时，他狂热地含住一

颗乳头吮吸起来，同时抓住另一个丰乳，用手指轻柔地爱抚乳首。许雪云是个刚刚出嫁的少妇，哪里经得起玉真子

这种风月老手的玩弄，转眼间下身湿润，气喘吁吁，不断发出甜美的呻吟：「平哥……我……我好舒适……用力…

…好……不要停……」双手紧紧抱住老道的白头。老道乘胜追击，尝尽了两颗乳头的美味后，又沿着许雪云美好的

胴体向下吻去，用舌头在她诱人的香脐上一舔再舔后，双手分开许雪云修长的玉腿，整个脸埋入了草丛地带，舌头

在桃源洞口处活跃起来。老道舌功果然了得，片刻之间，许雪云娇喘吁吁，香汗淋漓，玉首后仰，一头乌黑的美发

垂到腰际；脸上神态娇媚万分，秀眉微蹙，樱桃小嘴里发出荡人心魄的娇吟……老道见时机已到，将许雪云放倒在

草地上，托起她光滑白嫩的玉臀，将她两条修长的美腿盘在自己腰部，用手扶起自己早已硬得发痛的肉棒，用巨大

的龟头在许雪云甘泉淋漓的花瓣上揉动了几下，这才腰部发力，用龟头推开肉门，抽插起来。许雪云在昏迷中只觉

快感连连，兴奋地摆动柳腰，用玉臀淫荡地迎合着老道的肉棒。

「什么女侠，在我看来，她不过是个需要男人肉棒的骚货罢了……」老道更加意气风发，粗大的肉棒前后运动

着，许雪云柔软的肉壁缠在上面，随着肉棒的进出翻起或陷入。每一次抽插，许雪云都发出欢悦的娇吟，臀部也更

加卖力地摇动着，主动地迎合着老道的肉棒。老道青筋暴露的大手，抓着许雪云雪白的大腿，紧得要留下血痕，肉

棒抽插的速度不断加快。「唔……唔……」许雪云鼻子发出淫荡的哼声，漂亮的眉头紧皱，脸上的表情介于痛苦与

欢乐之间，左手拚命地揉搓自己高耸的乳房，右手抓紧地上的青草。老道又粗又长的肉棒，在许雪云的秘洞里猛烈

地进出。几乎无法喘息的快感和痛苦，把许雪云带到了一个从没有过的高潮，这种快乐是她的丈夫赵志平所不能带

给她的。

老道又抽插了片刻，忽觉许雪云喘气凝重，玉体微颤，花瓣连同肉壁哆嗦着吸吮着他的肉棒。老道知道她快要

泄了，急忙挺起屁股，将龟头深深地进入许雪云的子宫。

「……啊……志平……我好舒适……再用力些……啊……嗯……」可怜许雪云还以为和她欢爱的是丈夫赵志平，

伸出白嫩的两条胳膊紧紧抱住老道的腰部，两条玉腿分到最大限度，阴部紧紧贴着老道下身，生怕有一丝间隙。她

下体乌黑发亮的嫩草由于沾满了两人的体液，变得杂乱无序，紧密地贴在花瓣四周；充血发红的秘洞，由于长时间

的蹂躏变得淫糜不堪，汁液四溅，而老道的肉棒还在无情地进攻着她，直到她彻底被征服……许雪云喘息声越来越

急促，忽然「啊……」地浪叫一声，达到了高潮，花心甘泉不断喷洒在老道的龟头上。同时老道也低吼一声，用力

往前一顶，在许雪云的花心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喷射出大量白色粘糊糊的液体……老道发泄完毕，只感到疲惫不堪，

像条死狗般向下一躺，趴在许雪云娇躯上喘息，双手还在不老实地在许雪云身上轻薄。而许雪云脸色红润，凤目紧

闭，不断喘息着，嘴角还略带一丝满足的笑意，似乎还在回味刚才的狂欢时刻。

老道喘息良久，嘴里自言自语：「这样的美人可不是随意就能玩到的，不多享乐几回岂不可惜？！」说罢从百

宝囊里掏出一个玉瓶，倒出一粒粉红色的药丸，老道一仰脖吞入腹中，自得笑道：「这颗「春露丹」配制不易，等

闲女子我还舍不得用呢！凭此宝物，贫道再大战三个时辰也是无妨。哼！什么紫衣仙子，我今天要把你玩个够！」

果然不到一柱香功夫，老道只觉下身一股热气从丹田直冲小腹，刹那间肉棒坚硬如铁，直指苍穹。老道哈哈狂笑，

抱起许雪云雪白的臀部，让她趴在地上，用手托住肉棒在她粉红的花瓣和后庭上推来揉去……许雪云粉面羞红，腻

声道：「平哥……你……」「哈哈……嘿……嘿……」恶道纵声淫笑，笑得好疯狂，也笑得好邪门。

许雪云像是忽然被笑声惊醒，睁开漂亮的眼睛，借着微弱的星光，回头去看身后的人。当她看清在她身上肆意

轻薄的人竟然不是她的丈夫，而是淫贼玉真子时，许雪云微弱地哀鸣了一声，又晕厥过去。老道不管三七二十一，

托起许雪云的柳腰，从她背后强行突破，把硕大强健的肉棒再一次插入她的桃源洞口，深深地进入侠女的身体。许

雪云经过短暂的昏迷，很快清醒过来，老道粗暴的抽插，让她感到疼痛不堪；肉棒与她身体的结合，让她羞愤欲死。

她想挣扎，想杀了这个无耻的淫贼，可是混身瘫软无力，一身功夫消失得无影无踪。「天啊！我紫衣仙子竟然被这

个恶贼如此欺辱，我死不瞑目啊！」许雪云正在悲愤欲绝之时，不知已来了救星。一条黑影从老道背后扑上，身法

快捷无伦，一掌劈向老道后心。老道总算机警过人，借着月光看见身后人影，大喝一声向前猛冲，护住后心要害。

黑影一击不中，「噫」了一声，变掌为抓，直取老道双目。老道见来人武功高于自己甚多，再不逃跑老命难保。借

着夜色昏暗，老道勉强拆了几招，忽往草里一钻光着身子溜之大吉。

黑影也不追赶，背着身子解开许雪云身上穴道，说道：「许女侠善保有用之身，不要太过悲伤，在下定为许女

侠报仇雪恨。」言罢飞身而去。许雪云在后狂叫：「恩公高姓大名？」黑影却头也不回地去了。

第四章仗义救红颜黑衣人正是秋云。他与秋雷分手后，放心不下乃弟，遂故意在原地徘徊不去。等到荀秀山和

秋雷欣然上路后，他才展开师门绝学「流光遁影」，跟在一行人的身后。此时他的武功已高出侪辈甚多，秋雷和荀

秀山浑不知有人在后跟踪。要知道秋云当年被高僧了然救走后，虽拜在了然大师门下，但他在十五岁那年却巧遇奇

人，更是突飞猛进，练得一身盖世绝学。秋云虽然武功高强，却深藏不露，为人更是侠肝义胆，路见不平暗中出手，

受益之人却往往不知恩人的真正面目，故而秋云在江湖上半点儿名气也无。秋云见一行人往陕西华山方向而去，心

下甚是诧异，但他心中对弟弟秋雷很是挂念，仍然暗中尾随。秋雷污辱荀如烟的晚上，他住在另一家旅店，所以并

不知情。次日清晨，他发现兄弟秋雷已不再和荀秀山等人同行，心中又惊又喜。在秋云心目中，荀秀山实非正人君

子，他不愿弟弟和这种人来往。秋云估计秋雷已经先赶往华山，遂也往华山而去。他比秋雷晚到华山两个时辰，恰

好碰上老道玉真子正在奸污许雪云。秋云仗义救人，赶跑了淫贼。他不愿露出真实面目，遂悄然而去。

却说老道赤裸裸地飞奔逃命，真是狼狈不堪。他正跑哩，忽然想起随身的百宝囊并未带上，不由得大惊失色。

他的法宝，各种乱七八糟的药物都装在百宝囊里，丢了怎生是好？！老道奸诈似鬼，他在林中绕了一个大圈，回来

找秋雷。秋雷正纳闷儿呢！不知老道到哪儿快活去了，等得好生心焦。忽见老道光着身子从林中蹿出，满头大汗气

喘吁吁，秋雷大惊。

「道长为何这等模样？」「秋施主大事不好，许雪云那小贱人被人救走了，贫道还险些丢掉老命。」「你看清

是什么人了吗？」「没……没有……」「道长好没分晓，这事要是让许雪云那小贱人传了出去，你我在江湖上还有

立足之地吗？那死鬼赵志平是武林四大世家赵家的二公子。赵家艺高业大，桃李遍天下，门人多如牛毛，你我二人

怎吃得消？！老杂毛你色迷心窍，玩女人玩出大祸来了……」秋雷越说越气，指着老道破口大骂起来。老道不敢回

话，等秋雷骂够了，气稍微消了点儿，陪着笑脸说：「老弟何必烦恼，金陵路途遥远，赵家要寻仇的话也是两个月

后的事了。

到时你已得「小还丹」，又怕他何来？！」「唔……有理，那依道长之见，现在你我该如何是好？」秋雷转怒

为喜，又向老道讨主意啦。老道三角眼转了转，恶狠狠地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当今最要紧的是杀了许

雪云灭口，以绝后患。她一介女流，又身遭大难，走不了多远。咱们现在就动身，量她也逃不出老道的手掌心。」

老道带着秋雷回到原地，幸好衣物百宝囊都在。老道穿戴整洁，带着秋雷直追下去。老道的追踪术够高明，追出十

数里地，果然看见许雪云在前面举步蹒跚而行。老道自得狂笑：「秋施主，老道料事如何？！哈哈……哈哈……许

小贱妇休走，老道来也。」两人仗剑狂追。

许雪云闻声回头，见两个淫贼大步流星，气势汹汹地追来，心中恨极。可她眼下手无寸铁，浑身无力，比一个

平常女子好不了多少，如何对付这两个恶贼。许雪云仰天大恸：「天啊！我夫妇俩平生行侠仗义，怎会有此报应？！

难道老天爷你瞎了眼不成？！」许雪云恨得咬碎银牙，凤目中如欲喷出火来。她拔出贴身短剑，心中打定主意，只

要他们追上自己，马上举剑自刎。

老道自得忘形，眼中淫火旺盛。他还想擒住许雪云供自己享受，因此奋勇向前猛追。忽然半空中传来「嗖」的

一声，一物不偏不斜打在老道左膝盖上，老道左腿一麻，差点儿摔倒。老道站稳身形，高声怒骂：「何方鼠辈暗算

你家道爷，给我滚出……哎哟……」话没说完，老道忽然摀住左颊鬼叫连天，原来左脸上又挨了一记狠的，打落槽

牙两个。后面秋雷看得分明，击中老道的只不过是两块树皮而已。秋雷暗自心惊，投掷者竟能用树皮打落牙齿，此

人手上的劲力实是可怖可畏；看来今天必讨不了好去，还是及早脱身为妙。想到这儿，秋雷扶起老道仓惶而遁。

两人离去不久，从树林中走出一个青袍老者。老人须发皆银精神矍烁，神目如电，太阳穴高高鼓起，显然内功

已臻化境。老人家自言自语道：「玉真子到这儿来干什么？！不成，我得看看他要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青影一

闪，蓦尔消失。

许雪云并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她竭尽全力向前奔逃，已至油尽灯枯之境。真巧！前面来了救命的人。一个

灰衣老者带着一对中年夫妇正往这边赶路。老人家脸如松风古月，白发银髯飘飘，看上去不像个练家子，倒像个和

蔼可亲的长者。后面那对夫妇男的文士妆扮，脸如朗月，浓眉大眼，留着短短的髭须；女的身穿白衣，姿容秀丽，

曲线凹凸玲珑，散发着成熟女人的动人魅力。

老人看见许雪云步履艰难的样子，困惑地皱皱眉头，回头问道：「江儿，那个女子似乎是云丫头。希奇，她怎

会如此狼狈？她丈夫赵志平呢？」中年男子飞身近前详看，大惊失色：「是许女侠！你怎么了？！」许雪云吃力地

抬头：「你……你是……」「在下吕江。」「是……是吕大侠，救……我。」许雪云说完，再也支持不住，身体摇

摇欲倒。中年女子抢上扶住，惊叫：「许姐姐你受了伤？！」女人火速取出一颗丹药给许雪云服下，替她推宫把脉。

过了片刻，许雪云悠悠醒来，放声大哭。

老人惊异不定，问道：「云丫头是否碰到棘手之事？老夫替你作主。」「老前辈，小女子身遭大难，丈夫被人

所害，我……我也……」许雪云含羞带愤，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三人，只是略去了自己受辱的实情。

吕江气得眼中冒火，转身就走。老人一把拉住他：「你去干什么？」「我去宰了那两个恶贼。」「华山方圆数

百里，你到哪儿找两个人？听为父一言，打听清楚再动手不迟。」「这……」吕江无奈只得停步。老人眉头紧锁，

捋着银髯沉吟片刻，对吕江说：「你带着燕儿护送云丫头下山，将消息带给你赵大叔。为父到青风观走一趟，向清

虚道长讨个虚实，顺便找找凤丫头。」老人嘱咐再三，独身前往青风观。秋云回到华山脚下小镇，时辰已近正午。

他先找了家客店安置下来，换了身书生妆扮，然后出外进食。他来到离客店最近的「福顺酒楼」，点了酒菜自斟自

饮。他正在自得其乐之际，楼下又走上一人。秋云看了来人一眼，心中暗自惊异：「天下竟有如此俊美的男子！」

这人十八、九岁上下，秀眉俊目，肤色白皙，神情甚是潇洒。那人见秋云打量自己，脸上一红，脸上微现怒色。秋

云自觉失态，忙转头喝酒，不料心慌意乱之下却将酒杯失手打坏。那人微微一笑，道：「兄台何事惊慌，可否告知

小弟一、二？」秋云脸上发热，讷讷道：「是在下不小心，无事……」那人一抱揖，笑道：「请问兄台高姓大名？

仙乡何处？」秋云抱拳答道：「不敢。区区秋云，家住开封府。」「开封？真巧！在下也是开封人。」「幸会幸会

……」「呵呵，他乡遇故知，兄台何不过来一叙。」「那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两人一见如故，越聊越觉自得气

相投。秋云见这少年人品俊秀，谈吐高雅，心中甚是佩服。他虽出身官宦人家，但自幼父母双亡，没能好好读书。

「兄弟，你我一见如故，我愿和你结为金兰之好，你意下如何？」秋云诚恳地说。

少年微微一笑不置可否，转移话题：「小弟还有要事在身，这就要失陪了。明日正午，我在华山青风观等候兄

台，望兄台一定前来。」「贤弟慢走！愚兄还有话……」美少年飞身下楼，身形一闪即逝，轻功委实骇人听闻。秋

云大急，起身欲下楼追赶。他匆忙往下走，和人撞个满怀。

「王八蛋！敢挡太爷的路，你小子是活得不耐烦了？！」被撞的黑衣大汉粗野地大骂。

「抱歉抱歉，小可该死冒犯虎驾，请好汉恕罪。」秋云低声下气赔不是，话语客气之极。

「哼！下次再不长眼，我废了你这对招子。」黑衣大汉神气十足地走了，后面还跟着七八个彪形打手。

等秋云再追到街上，那少年早就无影无踪了。

「该死！我怎么连他的姓名都没问，真糊涂！」秋云懊恼地摇头叹气。

秋云回到客店，已是掌灯时分。当晚秋云正坐在床上练功，店小二拿了根烛进来：「客官要什么，吩咐小的一

声就行了，可千万别出房门。」秋云忙问：「为什么？」店小二苦笑一声：「客官您是外地人，不知本地发生的事。

最近本镇来了不少武林好手，据说要到华山争什么宝贝。很多江洋大盗、杀人如麻的悍匪和采花淫贼都到了本镇，

这些人把本镇闹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这几天来，本镇死了十几个百姓，失踪了九个少女，可乡勇连一个凶手都没

抓到。唉！这世道……」秋云听得怒火中烧，暗暗切齿，心想：「我定为这里的百姓出口恶气。」夜深人静，客店

外忽然传来纷乱的马蹄声，十几个彪形大汉凶神恶煞般闯进来，顿时客店中哭叫怒骂声响成一片。秋云一惊而醒，

他匆忙起身穿衣，要到屋外看个究竟。糟！刚推开房门，一个黑衣大汉狞笑着将明晃晃的钢刀架在他脖颈上：「老

弟，乖乖将身上银子掏出来，我不杀你。」「你……你……」秋云惊恐地叫，真像个窝囊废。

「你什么？掏钱啦！」大汉挥挥手中的钢刀。

「我给……给……」秋云假意掏钱，偷眼观察四面。十几个大汉挨户抢劫住店的客人，凶横霸道人人侧目。

「哈哈，小娘子长得好标致，给我当个压寨夫人如何？」为首大汉淫笑着逼近一个十六七岁的漂亮少女，伸出

长满黑毛的大手去摸她的脸蛋儿。

「好汉爷高抬贵手，小老儿膝下就此一女……」一个白发老者苦苦请求，看妆扮像是个卖唱的。「滚你的！」

大汉凶狠地给了老头一个耳光，打得老人昏天黑地不知人间何在。大汉老鹰抓小鸡似的抱起少女，向屋子里走，呵

呵狂笑：「哈哈，我快活够了兄弟们再来接手。人人有份儿，决不落空。」少女又哭又骂拚命挣扎，可她哪里挣得

脱大汉的怀抱！其馀的大汉们都色迷迷地大笑起来。秋云再也看不下去了，他大吼一声：「孽障！还不放手？」恶

贼们都吓了一跳，以为来了个金刚般的壮士，慌忙放手。也难怪，秋云这嗓子用上了佛门无上内功「狮子吼」，端

的是震耳欲聋。

等大汉看清来人竟是个英俊少年时，恼羞成怒，拔出刀来阴森森道：「小杂种，你不要命了？！」秋云还未答

话，一个大汉叫嚷：「大哥，别跟他磨牙，宰了岂不愉快！」说罢举刀向秋云砍来。秋云暗暗冷笑，身形一晃已绕

到大汉身后，随手在他背后一点。「哎哟……」大汉像中了定身法，僵在当地动弹不得，张目结舌状极可笑。

「是练家子会制穴术……」为首大汉倒吸一口凉气，及时制止手下继续撒野，还不算太糊涂。大汉一抱拳，前

倨后恭：「这位少侠高姓大名，恕在下无礼……」秋云连声冷笑：「凭你也配问我名号？快滚！否则你们都得死！」

「这笔帐我笑面虎李庆记下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走！」李庆交代完场面话，恶狠狠地走了。秋云从怀里

摸出二十两银子硬塞给老者：「老人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些许银子不算什么，请您父女二人速离此地。」老人

感激不尽，颤抖着声音对女儿说：「小倩，快谢谢恩公的救命大德。」小倩上前盈盈拜倒：「多谢恩公相救，请受

小倩一拜！」秋云慌忙扶起：「姑娘请起，折杀在下了。」他这才看清小倩的面容，是娇美动人。秋云脸一红，转

身追踪李庆而去。父女二人火速收拾行装，动身返乡。

第五章良莠难相辨再说秋雷和老道碰了个钉子，没精打采地回到小镇。老道耐不住寂寞，出外采花快活。秋雷

独安闲街上闲走，忽听有人娇唤：「恩公留步……」秋雷迷惑转身，见一美貌少女含情脉脉地注视自己，正是小倩。

原来父女二人上路之后，发现琵琶失落在客店，小倩回来寻找，正碰上秋雷。秋雷并不熟悉小倩，但见她漂亮

可爱，不由得销魂荡魄。小倩嫣然一笑：「大哥，你怎么啦？傻傻地净看着人家，也不说话。」秋雷心痒难搔，问

道：「姑娘，你怎熟悉我……」小倩柔声说：「我是小倩啊！大哥昨晚救了我，我心里很是感激，怎会不认得大哥？！

大哥可否再陪我到客店取回琵琶？我……我心里还有些害怕。」秋雷大喜：「有在下保护姑娘，姑娘尽可放心。」

小倩又喜又羞：「那我谢谢大哥了。」两人往客店而去。回到客店，秋雷陪着小倩到客房找琵琶。小倩找了一会儿，

微皱秀眉失望地说：「昨晚那帮坏蛋来抢东西，可能被他们拿走了，唉！」秋雷心中欲火高涨，再也忍耐不住，用

手搭住小倩香肩将她搂在怀里。

「大哥……你……」小倩一惊，羞得粉脸通红，本能地用手推拒，可全身软绵绵的使不出一点儿力气。小倩正

值花季年华，情窦初开，哪禁得起异性的挑逗？更何况这少年正是她心目中的如意情郎，芳心暗许的对象。

小倩半推半就，嗯了一声，整个娇躯无助地倚在他的怀里，呼吸急促，脸颊红得像是怒放的山茶花。

她激情的反应，立即感染了秋雷。他感到小倩体内所散发的热力和幽香，令他气血翻腾，下身起了奇异的变化。

他将小倩紧紧搂在怀里，伸嘴去吻她的樱唇。小倩婉转相就，两人吻在一起。秋雷将小倩的丁香小舌吸出来，含在

嘴里慢慢品嚐，伸出左手在她身上上下游移。只片刻间，小倩被他吻得神智大乱，在他的一双魔手中喘息、颤抖、

昏眩。

小倩发乱钗横，罗裙半解，娇喘吁吁地呻吟着说：「哥……我……好舒适……我爱你……」「倩妹，我也爱你

……」秋雷低唤，吻着她半裸的、羊脂白玉似的胸膛。

小倩在他火热的吻下颤抖，紧抱着他的虎腰迎合着他，感到意乱情迷。秋雷欲火中烧，将小倩横抱在怀里，向

床前走去。秋雷将小倩放在床上，伸手去解她的衣扣。小倩一惊，往床里一缩轻声道：「哥……不要……」秋雷上

床搂住小倩求道：「倩妹，我以后若负了你，让我不得好死！」小倩小手虚掩他的嘴，羞笑道：「快别说了，我…

…我信你……」说着双手摀住脸，羞态甚是可爱。秋雷大喜，搂住小倩为她宽衣解带，片刻间将她剥得一丝不挂，

露出欺霜赛雪般的雪白胴体。小倩捂着脸，哪敢看他一眼？

秋雷看着小倩漂亮的少女胴体，不由得目瞪口呆。只见她雪白的玉体肌肤细腻柔滑，吹弹得破，娇艳得像要滴

出水来。粉红的小脸妩媚动人，一副又羞又怕的神情甚是可爱，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天花板，强自镇静。小倩

的身材苗条，曲线凹凸玲珑，酥胸高耸丰满，两个雪白玉乳上的鲜红樱桃让人垂涎欲滴。雪白的小腹镶嵌着迷人的

香脐，再往下看是萋萋芳草，桃源洞口处溪水流淌。

秋雷见到这种美景，哪里还能忍耐得住？他扑上前去，握住小倩的雪白双峰揉搓起来，更低下头品嚐她的两颗

樱桃。小倩紧抱着他的虎腰，轻呼：「哥……痛……轻点儿……」秋雷心下甚是怜惜，抱住小倩的柳腰，轻吻她的

耳垂道：「倩妹，对不起！我弄痛你了。」小倩娇俏地白了他一眼，嗔道：「哥，你不老实……」秋雷使劲亲了她

一口，笑道：「谁让你长得这么漂亮呢？可迷死我们男人了。」「你……」小倩满脸娇羞，想说什么可欲言又止。

秋雷心中怦怦乱跳，他大胆地分开小倩的两条玉腿，尽情地欣赏她身体的最美最神秘地带。只见小倩的下体阴

阜丰满，乌黑的嫩草均匀地分布在花瓣四面，粉红色的花瓣半开半闭，上面还挂了几滴晶莹的露珠。

小倩被他看得羞不可抑，挣扎着想合上两条玉腿，嘴里吐出如梦如醉般的呻吟：「不……不要啊！」可秋雷紧

抓着她的两条玉腿，她哪里动得了分毫？

秋雷低下头，用嘴吸吮她下身的花露，咂咂有声。小倩用双手摀住脸，羞得连雪白的脖颈都变成粉红色。秋雷

见这小姑娘婉转呻吟，眼睛水汪汪的甚是娇媚动人，知道她已是春情萌动欲火高涨。秋雷邪笑着脱去全身衣裤，露

出又粗又红的硕大肉棒，把它送到小倩的小手里。

「这……这么大……」小倩又爱又怕，她握着这热气腾腾的宝贝不知如何是好，想放手又舍不得。秋雷淫笑道

：「傻丫头，用你的嘴……嘿嘿……好吃极了！」小倩羞得满脸红晕，嗔道：「你再胡说我可不理你了！」秋雷急

忙道：「我……我可没胡说……」小倩扑哧一笑：「油嘴滑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瞎说八道！」说着轻轻握着秋雷

的肉棒送进樱桃小嘴里。

秋雷「喔」的一声，爽得像上了天，只觉小倩的小嘴又暖又湿，紧紧地包着自己的肉棒，差一点儿就射了出来。

秋雷急忙收敛心神，摆动虎腰在小倩的口里抽插起来。小倩起初甚是羞涩，后来渐渐胆大起来，开始伸出绛舌在秋

雷的肉棒上轻轻舔弄，最后把肉棒整根含在嘴里用力吸吮。秋雷只觉丹田一股热流直冲小腹，肉棒硬得发痛，他知

道再也不能忍了。

秋雷把小倩放倒在床上，分开她修长双腿，用龟头在她溪水淋漓的花瓣上揉弄了几下，腰猛地往下一沉……「

啊……不要……好痛啊……呜呜……不来了……」小倩痛得泪水泉涌，用手使劲推秋雷。秋雷爱怜地亲了亲她的红

颊，安慰她：「对不起，是哥不好，我这就退出来。」小倩抓着他的胳膊，颤声道：「哥……我能忍……」秋雷温

柔地拭去她脸上的泪水：「你可不要勉强啊！」小倩轻咬下唇点了点头。秋雷躺在床上，让小倩骑在自己身上，变

成女上男下的姿势。

小倩娥眉微蹙，轻轻扭动柳腰上下移动着，起初还是有些疼痛，但不久体内又酥又痒甚是舒适。小倩紧闭双眼，

可下身的快感波浪般袭来，她忍不住娇呼：「哥……我好舒适……用力……」柳腰疯狂地扭动迎合着秋雷。秋雷抚

着她滑润的丰臀，腰部卖力地向上挺进，将肉棒深深地进入到小倩的身体里。在下面的秋雷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

肉棒在小倩粉红湿润的花瓣里进进出出，耻毛纠缠在一起，沾满了两人的爱液。小倩的肉壁紧紧包裹着秋雷的肉棒，

每一次的抽插都给两人带来无边的快感。

「啊……嗯……好……哥哥……我……不行了……」小倩喘气凝重，玉体微颤，肉壁阵阵紧缩。秋雷这时也到

了紧要关头，他紧抓小倩香汗淋漓的玉臀，同时腰猛地向上一抬……「啊……」小倩只觉下身火热，花心喷洒甘泉，

同时一股滚烫的液体冲进体内，在刹那间身体达到了愉悦的高潮。她滑下秋雷的身体，紧紧搂住他，布满了幸福感。

秋雷喘着粗气，满足地回味着交欢的乐趣，大手不规矩地在小倩的娇躯上游移。他淫笑着看着小倩雪白的身体，在

他心中又产生了一个恶毒的念头。

全文完